

御選唐宋詩醇

中華書局發行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四

龍西李白詩四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歎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挂身。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惜問宗黨間。多為泉下人。生苦百戰役。死託萬鬼鄰。北風揚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何道。存亡任大鈞。

此非漫擬前人正寫身世之感。雖與陸機詩相出入。而筆力校勁。氣象亦大。後半俯仰慨歎。所見者大義。遠情深。豈徒作者。

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門有車馬客行歌。東阿王置酒高殿上一篇。

東海有勇婦

梁山感杞妻。慟哭為之傾。金石忽暫開。都由激深情。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學劍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躡躍。三呼一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情。粲然大義明。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先榮。瀟子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櫂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肯。不如一女英。豫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要離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辭氣甚古。寫出義烈之情。漂漂有生氣。

郭茂倩曰。魏華舞五曲有閨中有賢女。白作此以代之。

黃葛篇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羃。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締絡。縫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情至語何可多得。

蕭士贇曰：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雅之作也。世人作詩評乃謂太白詩全無關於人倫風教是亦未之思耳。

樂府遺聲草木二十一曲有種葛篇

塞下曲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沈德潛曰：四語直下從前未具此格。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卧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高調入雲於聲律中行俊逸之氣自非初唐可及。

沈德潛曰：只弓如月。劍如霜。耳筆端點染遂成奇采。結意亦復深婉。

胡應麟曰：李白塞下曲與溫泉宮別宋之悌南陽送客度荆門等詩俱盛唐絕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韻超元氣概闊遠時或過之。

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蕭士贇曰：此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

來日一身。搗糧負薪。道長食盡。苦口焦唇。今日醉飽。樂過千春。仙人相存。誘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憩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以仙藥。金丹滿握。螭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銜一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

李白嘗謂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非有志於古者。不能作此語。然自三百篇而騷而五言。而七言。天機所暢。文章日新。是非得失之故。原不在此。今必執三百篇以繩後之。為四言者。非通論也。此題本屬寓言。言白詩亦是擬古辭。言恍惚奇譎。可喜故存之。以備一體。於此論四言正變。及興寄深微之旨。則相去遠矣。

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善哉。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按魏明步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彈歌樂我情。則善哉者。歎美之辭也。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妙寫幽情。於無字處得之。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不免露卻色相。

蕭士贇曰。無一字言怨。而隱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

蔣果曰。玉階露生待之久也。水晶簾下望之息也。怨而不怨。惟翫月以抒其情焉。此為深於怨者。可以怨矣。

王僧虔技錄。玉階怨。相和歌。楚調十曲之一。

襄陽曲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不如此寄慨之深

梅鼎祚曰興慨古今言簡意盡

蕭士贇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為之辭太白此詩述史而已

大隄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隄暖佳期大隄下淚向南雲滿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不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幽秀絕遠俗豔胡應麟謂白詩人知其華藻而不知其神骨之清於此亦見一班

楊慎曰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白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信矣

古今樂錄大隄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彫歇一辭玉階下去若朝雲沒每憶邯鄲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蕭士贇曰此太白既黜後作也特借此發興敘其睽遇之始末耳然其辭意略顧宗國繫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與

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之一崇臺一作叢臺

胡震亨曰此謝朓舊題也蓋設為其事寓臣妾淪擲之感楊慎以為此卒即御趙王武臣歸者果此卒也才人亦不枉矣何詩為正陽辨之未及此總固哉說詩者

北上行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巖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返顧思舊鄉。慘戚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餐。飢飲零露漿。歎此北上苦。停驂為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

古直悲涼亦苦寒行之比

楊齊賢曰此乃祿山初反時作也鑿齒指祿山奔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蕭士贇曰北上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此詩其作於至德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憂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思治之意

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武北上篇其後或謂之北上行蓋因其辭而擬之也

短歌行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大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覽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恣意恢奇逸情雲上

王僧虔技錄平調七曲二曰短歌行

樂府解題曰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也

枯魚過河泣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作書服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泥沙。翻遭螻蟻噬。萬乘慎出入。柏人以為識。

簡嚴如箴銘語

蕭士贇曰樂府遺聲龍魚六曲有枯魚却無過河泣字

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與魴鱸相教慎出入

丁督護歌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一唱督護歌。心摧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浒。君看石芒碭。掩淚悲千古。

落筆沉痛含意深遠此李詩之近杜者

胡震亨曰白所咏雲陽水道舟行艱礙之苦蓋為齊許所開新河作也按潤州舊不過江潣開元中為刺史始移漕路京口塘下直達於江立埭收課江北瓜步亦開新河但瓜步岸卑入江為易白嘗有詩美之京口岸高水淺濁用牛曳舟為難故白有此歌以言其苦其名丁都護歌者初宋高祖即京口開東府有女其夫見殺呼督護丁昨問收殮事每問輒歎息呼之人因焉為歌白感其土俗之事即因其土之古歌名以為歌也督護都護可通用

樹中草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諷刺之言有闢風教上留田篇云交讓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枝榮與此詩意正相似

樂府遺聲樹中草者草木二十一曲之一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耀。高冠何赫赫。各有千金

裴俱為五侯客。猛虎落陷穽。壯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蕭士贇曰此詩其傷友朋之道缺乎抑白遭誣被謗之時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得國風之體

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饒歌十八曲十曰君馬黃

少年子

青雲年少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通首傳題一結見意詩人寄託往往如此行行且遊獵篇亦用此格然彼則語激而意已盡此則語冷而意有餘也

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之一又有少年行

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胡應麟曰唐人七言絕有作樂府體者如此詩及橫江詞尚是古調

鍾惺曰行徑風生

豫章行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白楊秋月苦。早落豫章山。本為休明人。斬虜素不閑。豈惜戰鬥死。為君掃兇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險艱。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不可奏。三軍鬢成斑。

胡震亨說得詩之意其以胡風吹代馬起而繼曰西討何時還若曰祿山之亂未弭殲之起兵原為國家討賊耳故下以本為休明人六句申之至於鄱湖潰敗若隱若顯全不徑露此白微意所在其詞意危苦

筆墨沉鬱真古樂府之遺

胡震亨曰古豫章行咏白楊生豫章山秋至為人所伐太白此詞中閒止著白楊秋月苦兩句首尾俱作軍旅喪敗語並不及白楊片字讀者多為之茫然今詳味之如所云吾兵照海雪及老母與子別并樓船若鯨飛等語皆永王璘兵敗事也蓋白在廬山受璘辟及璘舟師鄱湖潰散白坐繫尋陽獄並豫章地故以白楊之生落於豫章者自况用志璘之傷敗並已身名墮壞之痛耳其借題略點白楊正用筆之妙巧於擬古得樂府深意者蕭楊二家注何曾道著一字

王僧虔技錄清調六曲二曰豫章行

沐浴子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與聖賢尚絅之首正復相同特老氏未免有作用耳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聖賢固不為也紉蘭佩茝屈平所以千古然原之被讒史謂眾害其能即後人之議原者亦以為露才揚已觀離騷之文藉喻芬芳不一而足則其不自藏歟可知非明夷用晦之義故朱子亦謂其未嘗學於北方求周公仲尼之道白因漁父一篇反其意而用之蓋其涉世之久英氣將斂故云然耳不然與世浮沉漫無介節胡廣中庸馮道長樂其可嗤又何如耶

蕭士贇曰此詩隱括漁父詞之意他詩云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亦此意也其太白涉難後之辭乎

樂府遺聲沐浴子者游使二十一曲之一

靜夜思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詩數謂古今專門大家得三人焉。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授非人力也。要是確論。至所云唐五言絕多法齊梁體。製自別此。則氣骨甚高。神韻甚穆。過齊梁遠矣。

劉辰翁曰。自是古意。不須言矣。

范曄曰。五言短古。不可明白說盡。含蓄則有餘味。此篇是也。

徐增曰。因疑則望。因望則思。並無他念。真靜夜思也。

胡應麟曰。古詩樂府。後惟太白諸絕近之。

綠水曲

綠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逸調末句。非有軼思。特如花之艷耳。

琴集曰。琴曲五弄。游春。綠水。幽居。坐愁。秋思。並宮調。蔡邕所作琴書曰。邕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制一弄。南曲有澗。冬夏常綠。故作綠水。郭茂倩云。近世作者多因題命詞。無復本意云。

淮南子。首會綠水之趣。

春思

燕草如碧綠。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時入羅幃。

古意却帶秀色。體近齊梁。不相識言不識人意也。自有貞靜之意。

蕭士贇曰。燕草如絲。興征夫懷歸。秦桑低枝。興思婦斷腸。末意貞潔。非外物所能動。可謂得國風不淫之義矣。

吳昌祺曰以風之來反襯夫之不來與祇恐多情月旋來照妾牀同意

子夜吳歌

秦地羅敷女。采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流連。多少含蓄勝於陌上桑作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一氣渾成有刪末二句作絕句者不見此女貞心亮節何以風世厲俗

唐汝詢曰結句不言黯武而言未平深得風人之旨

吳昌祺曰萬戶砧聲風吹不盡而其情則同亦婉而深矣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鍼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語逼清商擣衣篇尚帶初唐綺習不及此之真摯夏歌一首亦祇綺語故並不錄

古今樂錄曰吳聲十曲一曰子夜

唐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

樂府解題曰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

晉書樂志曰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下至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

對酒行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速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

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白固非不達於理者豈復以冲舉為可待耶蓬萊煙霧聊以寄興此詩乃似胸臆間語自然流出者耳

蕭士贇曰古詩浩浩陰陽移一篇太白亦祖其意

樂府相和歌有對酒始於曹魏樂奏對酒歌太平一篇

估客行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樸直得樂府體

古今樂錄曰估客樂者齊武帝所製唐書樂志曰梁改其名為商旅行

長相思

日色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橫波目今成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蕭士贇曰此亦成婦詞也

馮舒曰廓古人而大之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

幽豔之韻綴以淒涼悄然竟任意在言外姜夔所謂詞盡意不盡有臨水送將歸之致彷彿似之

去婦詞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道妾何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甚周旋

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結髮日未久。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樂。孤妾長自憐。幽閨多沈思。盛事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闔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生啼。妾有嫁時服。輕雲淡翠霞。瑠璃作斗帳。四角金蓮花。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此顯顛顛。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為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起悲涼通篇纏綿悽惋怨而不怒直從谷風篇脫化而出一結古甚卻有無限悲感在的是李白手筆

御選唐宋詩醇卷之五

隴西李白詩五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鸕鶚杓。鸕鶚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似春酒。壘麴便築糟邱臺。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歎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盃。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意曠神逸極類唐之趣。入後俯仰含情。乃有心人語。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亦同此懷抱耳。子美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語奇矣。此詩云。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苦樂不同。造語正復匹敵。

歐陽修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四句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黃庭堅曰。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彭耆曰。歐陽公題滄浪亭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與太白致辭雖異。然皆善言風月。古今樂府。襄陽樂。宋隨王誕作。襄陽蹋銅鞮者。梁武西下。所製沈約又作其和云。襄陽白銅蹄。聖德應乾來。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蕭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邱。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發端四語即事之辭也。以下慷慨帶初唐風調而氣骨迴絕矣。反筆作結殊為遵健。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轉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瑩煙嫋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聞闌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菴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清圓流麗可以鼓吹。休明千門萬戶一語氣象頗大。全篇格調想見初唐餘響。

范德機曰此賦物詩格調既高法度又謹妙而易見者也

蕭士贇曰蓬萊菴石當時宮苑名

沈德潛曰西都賦後宮則有蓬若椒風作菴石者誤也

西嶽雲臺歌送丹邱生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鼓轉秦地雷。滢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劈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三峰卻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穹冥。中有不死丹邱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邱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

健筆凌雲一掃靡靡之調

梁園吟

我浮黃河去金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洪波浩蕩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搖大扇。五月不熟疑清秋。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何用孤高比雲月。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牧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汙水東流海。沉吟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歌且遙。意方遠。東山高卧時起來。欲濟蒼生未應晚。

懷古之作慷慨悲歌興會颺舉范傳正有云李白脫屣軒冕釋羈韁鑠自放宇宙閒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穢好神仙非慕其輕舉欲耗壯心遺餘年作事非事其文律取其吟咏以自適三誦斯篇信然

野莽茫茫

桂臨川曰太白樂天知命感今懷古備載此詩阮籍詠懷詩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淥水揚洪波曠

歸藏啟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鳴皋歌送岑徵君

自註特梁園三尺雪在清冷地作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淩競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舸。邈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波濤。元猿綠羅。絳談峯岌。危柯振石。駭膽慄魄。羣呼而相號。峰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竅。送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絃。觴清冷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如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巖壑。盤白石兮

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氣。氤氳冥兮霏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鸞鶴清唳。飢鼯呻魂。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難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蝘蜒朝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異異乎。夔龍蹴躡於風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畫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作騷體。便覺屈原宋玉去人不遠。其不規規步趨處。正是其才高氣逸為之耳。望不見兮一段。寫出幽居寂寞之況。興起下文脈絡。相貫陳繹曾謂白詩祖風騷。宗漢魏。善於掉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其知言者乎。王世貞以為歌行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閒以長語英雄欺人。是不知其錯落變化自有天然節奏而輕議之也。

晁補之緝變離騷。敘此篇曰。鳴皋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至鳴皋歌一篇。本末楚辭也。而世誤以為詩。因為出之。其略曰。蝘蜒朝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效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云。

范德機曰。此篇稍長。而詞意易見。亦楚人之流也。惟其有蝘蜒魚目。巢由夔龍等語。故前輩嘗稱之。然此實非太白之用意處。妙不在此。

吳昌祺曰。元猿綠巖疊四句。而以五句為一韻。非騷人法。且多對仗。亦太白之古詩耳。難聚族爭食以下。乃白感岑之歸隱。而發歎與岑無關。一統志。鳴皋山在河南嵩縣東北四十里。

橫江詞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楊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